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第二函
函六冊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無逸

集傳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

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

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

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

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

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於成王，逸其諄諄告戒之言，已如此。○

張氏栻曰：周召

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足，以爲周召。○呂氏祖謙曰：逸者，

豫之心未萌，而敬則不逸。逸則國之壽夭判焉。於後，不如是，不禍亂之源。三年

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彭氏勗曰。無逸一篇。其要在知小人之依。是以首論人之賢愚。係乎能知小人之依與否。繼言殷三宗之壽。由其能知乎此。後王之失。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其智固不異於三宗。周之後王。宜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紂爲戒。末言三宗文王有迪哲之實。故聞小人之怨詈。則反諸躬而不尤人。成王其可聽信其語而速怨哉。周公總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得無意邪。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

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薛氏季

心作故

久則遠禍敗

情亦有無逸

惟君子以無

而離者焉○

而不移之謂

也○所其無逸

於天理之中

而放則怠荒

而不在於無

君子之於無

○孔氏安

○林氏

其惟無逸也

一篇極好先

宣曰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

君子以敬作所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久

何從而生乎○呂氏祖謙曰凡人乍勤乍

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

逸爲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

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謂蓋居

○王氏樵曰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勵之心

者君子所以爲敬戒惕勵之密也置此身

動靜食息將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操有時

有乘其隙之所矣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

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

逸也乃恆其所者也○是曰所其無逸

國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

之奇曰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

○朱子語類萍鄉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

生扣之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

兄曰東萊解所字爲居字。先生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陳氏櫟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說儘可喜。外此則孔注之說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呂說朱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眞氏乙記不取呂蔡說大學衍義則又全采呂說云。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

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

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林氏之奇曰：蘇氏曰：舊說先知農夫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此說是也。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以逸豫爲謀，則是有心於逸，將爲民害矣。惟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李翱曰：人皆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柳子厚曰：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爲商，其爲利也博。是周公無逸，乃逸之說也。○張氏拭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于艱難，而詠歌其

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呂氏祖謙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陳氏經曰。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爲逸不當以逸爲逸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言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茅氏坤曰。大抵人君所處本是安逸要之天下民生特以爲安故不得自逸知小人之依斯人君所以安民者。

也。所以自安之道也。天命永於多享。人心免於怨咨。其君之安逸何如哉。此周公以無逸戒之。卽召公戒疾敬厥德之意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旣又誕妄。無所

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
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
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
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
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蘇氏軾曰農夫之子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況王
乎。○呂氏祖謙曰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
明之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
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
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自
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集傳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

戒懼。天命卽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

金氏履祥曰。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

畏敬之存於中也。

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

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案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

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孔氏安國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孔氏穎達曰。商自成湯以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

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林氏之奇曰。聲色游畋。以肆其逸豫之情。人君之所欲也。而享國長久。以介眉壽。又人君之所大欲也。以其所大欲。節其所欲。庶其知所慕矣。○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太戊之嚴恭。寅畏天命。所謂畏天顯也。治民祇懼。所謂畏小民也。○呂氏祖謙曰。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禋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禋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祇懼而不敢荒怠宴安。中宗之敬。

則然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
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
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
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氏經曰。以
天命之理。自爲法度。凡身所躬行。
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

其在仁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嘉靖啟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

集傳

高宗武丁也。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

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

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

顧氏錫疇曰。化行俗美曰嘉。四

方安業

曰靖

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

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

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

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

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集說

張氏九成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道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

○呂氏祖謙曰三年不出語謂之乃或是一道理也高宗之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曰氣大之理又發此意以申勸戒天下亦是意也○王氏樵曰和實和之發於身本於恭默思道於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氏繼有曰言乃雍者謂其命令計不乖於理故謂之雍

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和之達於政著於民本亦在一敬字而已○孫政教皆爲國爲民之至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集解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

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

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

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

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

不義惟王○案漢孔氏

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

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

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

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

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似遂以

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

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卽位與

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卽

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

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

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案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